

那誰

1 後記 如此耀眼

在此之前，那谁有过数个没有完结的前篇。都很短，结构随性，没有大纲，大多即思即写，完成度最高的也不过五千字，可以说是如同挤牙膏般艰难。究其原因，大概是年代久远，能说的事情，也实在不多。写小说不比写论文，引言回顾历史，阐明动机；紧接着介绍方法，展示并分析结果，检讨不足，展望前景——起承转合，都是作者一个人的舞台。然而作为普世意义上的青春文学，只有一方的独角戏，是唱不下去的，给读者的观感也会很倾斜（full of bias, that is），因此屡屡顿笔。此次下定决心捋清思路，试着去完成它——而不仅仅是长年累月地回忆，碎片化的写作——既因为人生的又一个节点已经近在眼前，也因为故事的结局终于明朗。人生在世，许

多事情最怕的便是悬而未决四个字。吊在空中，不上不下，固然延长了刀锋落下、审判降临的瞬间，却也给人以许多虚幻的期望，有点饮鸩止渴的意味。

在感情一事上，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，时间跨度是十四年。2010-2024，从初二到博三，不情不愿地等待着一个结果。或许这么说并不公道，有夸大自我之嫌。毕竟在这十四年间，我也遇到过极其接近恋爱的瞬间——说的并不是名分本身，而是那种狂热、奋不顾身的投入，被多巴胺冲昏头脑的瞬间。并非每时每刻都困囿于曾经。然而正如Boson在《粤语残片》中唱道，「每恋一次，震撼总逐渐变得越浅」。我能清晰地看到那份随年岁而增长的犹豫，审慎，权衡利弊——对人对事的低包容，无所谓，甚至是尖刻的戾气，是怎样在我的性格里落地生根。以至于回过头去看2010年，难免会觉得惊诧。好像我那时候的成绩也没有好到有逍遥法外的资本吧？为什么看起来像是不用学习一样？成天成天，大把的心思都花在早恋上。要么就是追星。顺便一提，故事中的沈凌苍在现实中确有其人，当年我们传本子，传纸条，聊人生聊感情聊哲学，也聊很多现在看起来很荒谬的电视剧、小说和偶像。小时代一上映那一年，我们跑去很远的一个电影院看完全程。那是我们初中的尾声。

偏题了。说回恋爱。

出于对往事的尊重，许经纬和吴靖柏的故事线基本与现实保持一致。一见钟情，短暂的暧昧，拉扯，最终崩塌。十四年中，我先后经历了中考，高考，申请出国，满世界跑着开会、交换，最终走到博士论文答辩的前夕，可以说是小时候基本没想过的一种生活。而与我有过深交的朋友——或许有的时候也不必深交，聊得来的萍水之

交，应该都或多或少地听过许经纬的名字。倒不全是出于我个人的意愿，而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高中毕业后，恋爱禁令仿佛就在一朝一夕之间消失，家长们从坚决的反对派变成支持者，再到后来心急如焚的催促者，中间几乎没有过渡期。而我，很讽刺的，在此之后都没有更多可以拿出来分享、咒骂抑或是为之流泪的故事。不管是大学同学宋朗婴，还是交集更短暂、甚至不具名的欧美精神小伙，有过一些平凡的小事，几句话就能说尽。用来做朋友们之间夜谈时的话引，稍显干瘪。相比而言，我与许经纬至少还有过一些惊天动地的龃龉，放在女性主义逐渐觉醒的当下，更是能引起众怒的谈资。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社交稳固剂。但相对的，我凭借这一段故事幸存了多少年，便咀嚼了它多少年。从少年时单纯的被心上人拒绝的伤心，到后来琢磨出更多的意味，我的成长——至少是在感情方面的成长，在真正意义上的恋爱缺席的十四年里，是由许经纬留下的余温所滋养的。从某种角度来说。可这种成长都是有利的吗？也未必。它让成年之后的我清晰地看到，就算在那样少不更事的年纪，一段青涩的感情就已经在冥冥之中揭示了世界的运行规律：美丽的面孔更值得爱，也更容易爱。而皮相骨相，胎里带来的东西，写在每个人的DNA里，和财富、地位与资源一样，都是天生不公的东西。当我在抱怨：为什么你不可以喜欢我的时候，全然忘记了当初我又是因为什么而对许君一见钟情。皮囊而已。所以事实上，我也没有资格数落他。不过都是人之常情罢了。

我的家庭尚可，成绩一般，不好也不坏；四肢健全，五官俱在，能跑能跳，是以初中之前一直没心没肺地活着，最大的烦恼是一周三块的零用钱不够买五杯双皮奶。

至于首考开元中学失利，十中落榜，最后堪堪挤进延乔，都是后来才知道的事情。世界在那时的我眼中是简单的。而那层金色第一次剥落，是遇见许经纬。我们那时候都很年轻，都很愚蠢。站在如今，我更不想也无法苛责他的出言不逊。只是那种童话褪色的感觉，至今历历在目。我因此记恨他很多年。用故事中的赵书南的话来说，「握紧刀锋寻求扭曲的快意」。而直到十四年后的今天，我终于，也必须承认这并不出于爱而不得——或是说，不仅仅出于爱而不得。当年我们很少说话，谈心更少，从未真正进入一段关系，我对他的喜欢未见得多深刻。到如今仍然念念不忘，大多是执念作祟。无法原谅的，事实上是走出永无乡的一瞬间。懂得世上没有彼得潘，而温迪最终会长大。没有人能永远穿着睡衣，神色天真地走到窗边，等待一个不老的精神。

所以在现实中，属于吴靖柏与许经纬的结局其实在2010年就已经写好。我用了十四年的时间去消化，期间几经周折，和他恢复联系，也见了面。虽然并不知道这十四年从另一个视角该如何叙述，但他的成长，也是的确存在的事情。那两个并肩而行的晚上，补全了《我们的故事》最后的注脚。而新生活的开始，是向前迈进一步的坦然、真诚与释然。当那一刻来临，我终于知道这个故事也应该走到尾声。那个我苦苦拖延，因为恐惧而不想知道的结局——类似于《那些年》里柯景腾对沈佳宜说，请不要告诉我答案，请让我继续喜欢你。这样的心情——在一个看似很普通的时刻，就那样轻描淡写地落定了。我当时正在上野，从一栋高楼的落地窗前向外眺望，能看见绿意成森的上野公园与一旁的不忍池。樱花已谢，池子里的荷叶却一丛丛地长起来。去岁枯萎的根茎埋在淤泥之下，已经成为新生命的养料，捕捉不到任何的影踪。

或许将近三年前的那次越洋电话，也让他终于有机会说出那句抱歉。为那句少年时的混账话，也出于良好的教养，做出真正符合成年人礼数的应答。像是备忘录里终于被打下的一个勾，成为一个人人生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。

我的初恋走到这里，或许才完成了它的使命。

而我也终于理解了盛淮南与洛枳的结局。八月长安在《漫长的道别》里回忆她与曾暗恋过的男生最后一次见面，是目睹他载着女友上坡，冰雪天气，摔得人仰马翻，可爱地彼此埋怨着。没有结局，是大多数青春故事的结局。可书中的二人却得以相守结发。洛枳变得平和而宽厚，让周围的人都感到安定的力量。她不知不觉地幸福起来，过去的阴暗执拗和清高孤傲都不复存在，这是好事。而盛淮南在出差的间隙给她传简讯，说：『我在想念你』。他们相爱，将会永远在一起。我过去不了解这种结局的意义，难以想象八月长安在充当着自己的上帝、为笔下的角色——也是曾经的她自己安排一个美满而俗套的结局时到底在想什么。而如今我终于懂得。

现实往往是寡趣的，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转折。一个转身，一个告别，更多时候甚至没有告别，人就已经走在了去往新生活的路上。因此浪漫的后来，大多没有后来。可在作家的笔下，在我们能够同时演绎着上帝与命运的场合，在我们不仅能主宰自我，更能掌控他人的意志，创造巧合与机遇，甚至于扭转乾坤的虚拟世界里：在千千万万个平行宇宙里的一隅，至少有那么斗沙片刻，天时地利人和，这些我们在现实世界里没有得到也不可能得到的东西，终于能降临在那两个人身上。是作家对于那个曾经挣扎彷徨的自己所能给出的最慷慨的答案，也是唯一的仁慈。

恰如五月天所唱道，『在某处，另一个你留下了。在那里，另一个我微笑着。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，代替我们永恒着。如果能这么想，就够了。』
是啊，如果能这么想，就够了。

二零二四年六月十六
完稿于日本 东京